

# 琼瑶祖先是毛泽东尊敬的“革命老前辈”，也是“新青年”

## 单地 时空走廊

关山远

广州的春天，阳光已很热烈，面对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33岁的教师毛泽东很恭敬地介绍一位57岁的学生：

“在座的有革命老前辈陈墨西先生。”

这是1926年2月，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课堂上的一幕，共有学员800人参加讲习班，陈墨西是最年长的一个。

2019年，是陈墨西诞辰150周年。在今天，说起陈墨西，往往是因为他有一位著名的孙女——琼瑶。其实，陈墨西当年的影响力，远远大过琼瑶。读他的故事，也如同在读一部长篇小说，有缠绵悱恻的言情，更有荡气回肠的历史，一个身处历史大变局当中的“老青年”，如何紧跟时代，活成生气淋漓的“新青年”。这是一位已逝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长路，也是后人不能忘记的民族危亡与崛起的记忆缩影。

毛泽东尊称陈墨西为“革命老前辈”，是因为他参与领导了辛亥革命最后一场起义——甘肃秦州起义。

秦州即今甘肃天水，史载：1912年3月11日清晨，起义开始，由于事先计划周密，部队行动迅速且隐秘。起义军分四路很快占领筹防局、州署衙门、游击衙署和军械火药库。游击玉润(满人)开枪负隅顽抗，被当场击毙；知州张廷武被生擒。一支清军前来镇压，直逼城下，但经当地绅士出面调停，来敌退走。秦州的起义军基本上没有发生激烈战斗便顺利占领全城，取得了胜利，随即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(亦称秦州军政府)，史称“陇右光复”。

湖南宁乡人黄钺是秦州起义的第一领导人，黄钺与陈墨西是好友，据黄钺儿子黄祖同在1999年为纪念陈墨西诞辰130周年时编辑，湖南文史研究馆出版的《风范长存》一书记载：武昌起义后，陈墨西随孙中山由日本归来，黄钺已在甘肃进行革命活动，得悉好友陈墨西回国，大喜，立即传书邀请陈墨西赴甘肃共商起义大计，孙中山等极力赞同。陈墨西欣然应召，于1912年3月6日(农历正月十八日)赶赴秦州。陈墨西到达后，传达了黄钺敦促甘肃早日举义的意见，与黄钺再次修订了起义计划，如期宣布起义。

秦州起义胜利后，黄钺任军政府都督，陈墨西被任命为军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司司长，秦州军政府的大部分文献都出自陈墨西之手。

陈墨西1869年生于湖南省衡阳县渣江镇，渣江此前出了一个著名人物彭玉麟，他创建了湘军水师，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者。陈墨西的爷爷陈大源，投奔彭玉麟，曾任长江水师湖口炮船厂总办，后来由彭玉麟保奏任江西九江知州，官至三品，病逝于任上。家道中落。陈墨西的父亲叫陈启桐，授奉丈夫夫候选通判，藏书万卷，家教甚严。陈墨西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科举训练，遍读四书五经，过目成诵，1890年，参加乡试，授廪贡生。

但是他的科举之路被历史大潮打断，1905年，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，此事对当时读书人冲击非常之大，不少人感觉天崩地裂、万念俱灰。山西有一个名叫刘大鹏的屡试不第的老举人，听闻废除科举的消息后，在日记中悲伤地写

## 单地 人物春秋

本报记者 李建华、刘刚

今年适逢张大千(1899—1983)120岁诞辰，台北故宫博物院特别举办“巨匠的剪——张大千120岁纪念大展”。展览将持续至6月25日，除精选张大千各时期的代表书画、自用印章外，还加上台北历史博物馆因休馆整理而寄存于故宫的画作，多有过去未曾公开展示、对张大千意义非凡的珍罕作品，完整反映了他早、中、晚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。

张大千，四川内江人，名爰，别署大千居士，自幼随母亲曾友贞习画，后于上海拜曾熙、李瑞清为师，画艺深受石涛和八大山人影响，从山水、人物到花鸟、畜兽，各种画科尽臻妙境。

晚年，张大千发展出气势撼人的泼墨泼彩画风，开拓水墨新境界。张大千名满中外，过去曾有“北齐(齐白石)南张”之说，也有人称他为“中国毕加索”。

张大千一生充满传奇，曾赴日本学习染织，一度入寺为僧，还远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，后旅居海外，在亚、欧、美洲办过画展，晚年到台湾定居，并终老于摩耶精舍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介绍，张大千一生东奔西走，四处漂泊，甚至用“一生江海客”形容自己，78岁定居台湾，于士林外双溪构筑“摩耶精舍”，作为毕生追寻桃花源终点。

据策展人刘芳如介绍，展览从张大千留存的3万余件作品中精心挑选了170多件文物，通过“大千师友”“大千摹古”“大千与敦煌”“大千自画像”“大千与台湾”等八个部分，展示张大千从摹古创新，到敦煌临摹，最后在台湾终老的传奇人生。

道：“甫晓起来心若死灰，看得眼前一切，均属空虚，无一可以垂之永久……日来凡出门，见人皆言科举停止，大不便于天下，而学堂成效未有验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，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，有可忧可惧之端。”

时代剧变，时人或迷茫或颓废或奋起。新旧之间，泾渭分明。描写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电影《开天辟地》中有个经典镜头：一个反动警察抓住陈独秀，打了他一个耳光：“老子叫你尝尝老青年的味道！”陈独秀怒不可遏，冲上前去凶猛还击了一记响亮的耳光：“也叫你记住新青年的味道！”

科举废除这一年，陈墨西36岁，按生理年龄来说，标准的“老青年”一枚，但他没有精神幻灭，他在一年前就投身于新式学堂——南京两江师范学堂(中央大学前身)。

年过三十，还读师范，确实年龄大了些。但陈墨西面试很出色，校长李瑞清是清末翰林，著名书画家，他很欣赏陈墨西，就将其招收入学了，一段佳话也因此开始——陈墨西仅仅比李瑞清小两岁，但一直对他非常恭敬，每次见面必行鞠躬礼，终生奉其为恩师。

从此，陈墨西频频以“最年长”的标签，紧紧跟住时代潮流，焕发着青春热情：两江师范成立反清组织“革命同志会”，陈墨西是最年长的会员；1909年，陈墨西东渡日本，是最年长的留学生之一，在日本他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，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。辛亥革命、讨袁战争、东征、北伐……他一直与年轻的战友并肩奋战。

对于陈墨西来说，他的心理年龄，始终可以用“青春”二字来标签。

1936年，华北战争阴云密布之际，在北平，有一对历经坎坷的情侣，终成眷属。

男的是陈致平，陈墨西的儿子；女方是袁行恕，她的父亲，是有着中国银行业之父之称的第一任交通银行行长袁励衡。他俩是师生恋，为当时社会所不容，压力山大。但真正的压力，来自袁励衡。他坚决反对女儿跟陈致平恋爱，不准两人再有往来。但袁行恕个性极强，宁肯与家里断绝往来，也不愿割舍这段恋情。

袁励衡反对的，倒不是“师生恋”，自由恋爱，而是陈致平这个人——门不当户不对。袁家可谓典型的累世书香、仕宦之门，袁励衡之前五代，均在朝廷为官，袁励衡本人，也任过清末知县。而陈墨西呢，自1927年“四一二”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，尤其是得悉他的挚友、共产党人萧楚女遇难的消息后，心中愤懑，以母亲过世、回乡守孝的借口，脱离了军政界，回衡阳渣江老家教书为生。而陈致平与母亲在北平生活，母亲去世后，他一人北漂着，除了满腹学问，其他啥都没有，袁励衡自然感觉这人靠不住。

陈致平为啥跟母亲待在北京?也有一段插曲：陈墨西当年在外革命时，遇到一好姑娘，结婚了。但这姑娘到了衡阳渣江，发现陈墨西在乡下老家还有一个原配夫人……这也是那个年代屡见不鲜之事，但这姑娘个性强，大怒，带着孩子到了北平。陈致平一直在北平长大。这事让袁励衡更感觉他不靠谱，他们陈家都不靠谱。

眼看这爱要成苦恋，前景不妙，但突然发生转机，袁励衡同意了!转机，来自陈墨西的一封信，他在老家听说儿子的爱情故事后，毕竟打过仗闯过革命，当机立断，提笔给袁励衡写了一封长信。袁励衡读罢，才发现陈致平的老婆不是乡下私塾先生，而是鼎鼎大名的辛亥革命先驱、民国元老、

“这是一位已逝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长路，也是后人不能忘记的民族危亡与崛起的记忆缩影”

民主革命家!哪有什么门不当户不对的?欣然同意。这才有了两人的成婚，有了琼瑶的诞生。许多年后，琼瑶在自传《我的故事》中写了父母这一段爱情往事：

“他们的结合，也经过了一番奋斗和挣扎，因为母亲有个大家族，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，家教非常严谨。而父亲却独居于北京，生活有些潇洒不羁。外祖父对父亲摸不清底细，对于母亲这段婚事，非常迟疑。远在湖南的祖父知道之后，立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外祖父，代子求婚。据说，外祖父一读完这封信，立刻大大叹赏，说：虎父怎会有犬子!父亲有这么好的文笔，儿子还会弱吗?”

可见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关键时刻还是很管用的。

二人结婚时，陈致平27岁，袁行恕20岁。袁行恕是诗书画俱佳的大才女，更是一个在“五四运动”精神熏陶下长大的新青年，事业心很强，结婚后，不想放弃在北平艺专的学业，第一次怀孕后，非常恼怒，一心想要拿掉孩子，但是，在当年，这是一个非常“可怕”的念头。袁行恕只好休学，不甘心，不开心，怀胎五月时，夫妻俩大吵一架，袁行恕要离家出走，搬箱子时动了胎气，这个孩子流产了。陈致平伤心不已，袁行恕又去上学了。旋即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夫妻俩在北平没法待了，去了四川，袁行恕发现自己又怀孕了，一怒之下，到医院要求堕胎，医生拍片看了，告诉她：你怀的是双胞胎。她的“母爱”瞬间激发了，欢天喜地回到家里。1938年4月20日，袁行恕早产诞下一对龙凤胎，陈致平给一对儿女取名陈喆、陈珏。陈喆，就是后来的琼瑶。

琼瑶4岁时，第一次见到陈墨西，她来回忆说：“祖父是个很威严、很有气派的老人。”

这是1942年，琼瑶随父母回湖南衡阳渣江，当时中国半壁江山沦陷，烽火遍地，但他们认为，日寇打不到衡阳来。但是，日寇还是来了。琼瑶在《我的故事》中写道：“一天夜里，我从熟睡中被炮火声惊醒，我爬起来，看到父母和祖父都聚在窗边，满脸凝重的望着衡阳城——那城市已被一片大火所吞噬了，连黑夜的天空，都被火映成了红色。”

1944年极其惨烈的“衡阳保卫战”，从6月23日开始，到8月8日结束，历时47天，是中国抗战史上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，被誉为“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”。虽然此役中国军队以少战多，重创日军，但日军最终惨胜。渣江镇距离衡阳城不远，陈家陷入了空前的劫难之中，琼瑶当时6岁，这场劫难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她详尽写在《我的故事》中，今天读起，仍触目惊心。

琼瑶写到了她珍爱的一面小锦旗被日军烧掉，写到了日军在衡阳乡间的烧杀抢掠，还写到

了母亲差点被日军抢走的恐怖时刻：

“那日本大汉敞着胸前的衣服，军装上一个扣子也没扣，手里没有拿枪，却握着一根大木棒，他咧着嘴，面目狰狞而凶恶，一伸手，他抓住了母亲的手腕，用生硬的中文，口齿不清地说：跟我走!”说着，他就死命地把母亲向山沟外面拖，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，立即爆发了，他陡然间冲过来，抱住母亲，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：放手!你这禽兽!放手!”

“一切发生得好快，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，对父亲拦腰一棒，父亲站立不稳，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，父亲摔了下去，顺着斜坡，就一直往下滚。祖父忍无可忍，也冲上前去，日本兵再一棒，把祖父也打落坡下，然后，他继续拉着母亲，往山沟外面拖去。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，哭着往地上赖。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，母亲又将被拖走，恐惧、愤怒，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，我用双手拉住母亲的衣服，放声大哭。同时，麒麟(注：陈珏)和小弟都扑了过来，分别抱住母亲的腿，也放声大哭，我们三个孩子，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，我们边哭边喊着：妈妈不要走!妈妈不要走!”

这一幕，今天读起来，悲愤莫名：像袁行恕这样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名门望族，尚且蒙受如此侮辱，寻常百姓，更是沦落尘埃，命如草芥。当一个国家无力保护自己的国民时，国民又哪能把握自己的命运?

当年，因为全家人的拼命维护，日军收敛，放过了袁行恕。此后，陈墨西下决心让儿子儿媳一家离开老家，又是一番惊险的逃难，颠沛流离，来到重庆，但陈墨西留在老家。据《风范长存》记载：日军数人闯入其宅，并用刺刀洞穿其大门数处。陈墨西和墨濡笔大书：“此扉可作巴黎油画观”九字于其上，众皆瞠目结舌，而陈墨西仍泰然自若。不数日，日本军官率士兵多人复来，破门而入，陈墨西正襟而坐，怒目而视，继而以日语斥责，日本军官诺诺而退，并书一告示于门外：“日军官兵不准入内。”事后当地百姓认为是奇闻怪事，奔走相告。陈墨西以不惧日寇、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，竟使虎狼成性的侵略者，望而生畏。1945年，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，举国欢庆，有人要陈墨西将损坏的门扉加以修整，陈墨西婉言拒绝，并解释说：“此门页要永远保存下来，告诫后世，勿忘国耻。”

综合对比琼瑶所书与乡人回忆，可见陈墨西待亲人脱离险境后，坦然无畏，不再是一个忧虑后人安危的老者，已恢复当年“新青年”的凛凛本色。

琼瑶写过这样的细节：在护送儿孙逃难时，陈墨西一家遇到一个伪装成农民的汉奸，在后者的手枪面前，陈墨西傲然而立，誓死不肯让汉奸搜身检查。汉奸以死相逼，儿子下跪哀求，都无法让陈墨西低头。后来，汉奸震撼之余，给陈家人指明了一条逃生之路。这一幕，让琼瑶感慨良多。

许多年后，琼瑶在介绍自己的创作历程时，写过这样一段文字：

“我生于战乱，长于忧患。我了解人事时，正是抗战尾期，我和两个弟弟，跟着父母，从湖南家乡，一路逃难到四川。六岁时，别的孩子可能正在捉迷藏，玩游戏。我却赤着伤痕累累的双脚，走在湘桂铁路上。眼见路边受伤的军人，被抛弃在那儿流血至死。也目睹难民争先恐

后，要从挤满了人的难民火车站，从车窗爬进车内。车内的人，为了防止有人拥入，竟然拔刀砍在车窗外的难民手臂上。我们也曾遭遇日军，差点把母亲抢走。还曾骨肉分离，导致父母带着我投河自尽……这些惨痛的经历，有的我写在《我的故事》里，有的深藏在我的内心里。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，我已经尝尽颠沛流离之苦，也看尽人性的善良面和丑陋面。这使我早熟而敏感，坚强也脆弱。”

今天看民国，不能仅仅停留在津津乐道彼时之人物风流，更要关注他们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与精神折磨，他们因此对个人与民族、国家的深刻思考。可以说，在“五四精神”的熏陶下成长的一代中国青年，在抗战时期，又完成了再次成长。

譬如风华绝代的林徽因，当年北平的“沙龙女王”，时人感慨被上天眷顾的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幸运儿，抗战期间，贫病交加，岁月静好消失，优雅从容不再。从北平到昆明，再从昆明到四川李庄，林徽因肺病发作，长时间卧床不起。但她和丈夫梁思成拒绝去美国治疗，夫妻给美国友人费正清夫妇回信说：“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，我们不能离开她，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，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。”

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说，在李庄时，他曾问母亲：“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，你们怎么办?”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：“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?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?”梁从诫感慨道：“我当时看着妈妈，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，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，面对死亡，那样超脱。”

奇妙的是，民国名人，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：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，是徐志摩的老师，而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，琼瑶又是徐志摩的表外孙女……

再说回陈墨西陈致平袁行恕琼瑶一家：陈致平夫妇后来去了台湾，陈致平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；袁行恕的姐姐袁晓园，年轻时留法，1936年回国任厦门市税务局副局长，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税官，1945年任国民政府驻印度领事馆副领事，是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，1947年定居美国，1953年任联合国总部秘书。上世纪70年代她作为著名美籍华人、学者率团访问祖国，1985年，她放弃美国国籍，回到祖国定居北京。袁行恕的妹妹袁静，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0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，1949年，根据自己参加过土改和反扫荡斗争的经历，与孔厥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《新儿女英雄传》，描绘了白洋淀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8年抗战的事迹，这本书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。

1952年，陈墨西受聘为衡阳县志编撰委员会主任委员，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，并当选为湖南省第一、二届人大代表和衡阳县政协委员，1953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，1954年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，参政议政，为新中国建设倾情出力。最为称道的是，陈墨西以85岁高龄，两次由乡民抬着躺椅走访王船山故居和墓园，他是保护王船山故居的首倡人。

1960年，陈墨西溘然长逝，享年91岁，丧事由省政府出资操办。1989年5月7日，琼瑶借丈夫平鑫涛返乡扫墓祭祖，在祖父陈墨西墓前，行三跪九叩之大礼。

时光悠悠，回味无穷。

# 张大千：一生江海客



▲张大千。新华社资料片

张大千的“朋友圈”

在张大千一生中，曾熙和李瑞清两位老师对其影响颇深。1917年，张大千拜曾熙为师，不久后又拜李瑞清为师。这两位老师在当时可谓响当当的大人物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张大千开始向传统学习，遍学石涛、八大以及元明大家，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山水画大师。

在展览的“大千师友”部分，展示了对张大千影响至深的恩师、家人、伯乐的书画创作和信函，再现了张大千的“朋友圈”。其中，多幅作品是首次面世，包括张大千母亲曾友贞存世仅见的画作《耄耋图》、曾熙为张母祝寿的《眉寿无疆》及李瑞清画赠张大千《无量寿佛》等。

此外，还特意展示了曾熙、李瑞清、张大千师徒三人的书法创作，如曾熙的《楷书石门铭》、李瑞清的《楷书五言联》、张大千的《行书五言联》等。

“摹古”之路

张大千是举世公认的“石涛专家”。石涛是明末清初绘画宗师，他的画尽得宋、元两代画艺精华。张大千由崇拜石涛、研究石涛到临摹石涛，下了一番精深功夫，并从石涛入手，走上了一条追踪明、元、宋、唐代画技的“师古”之路。

1925年，张大千首次个展在上海举办，他的百幅“几可乱真”的画作，一经展出就销售一空，他本人也因画艺高超被誉为“石涛专家”。

张大千每个阶段都会摹古一些画作。本次展览的“大千摹古”部分，以今古对照的方式展出古代书画作品以及大千摹古作品，包括《大千仿

人，开始了向往已久的敦煌之旅。他租记耗资5000两黄金，到青海塔尔寺请藏族画工制作画布，又购买了数百斤矿物质颜料，还大量使用金粉、翡翠、珍珠等贵重原料。

耗费近三年，张大千满载而归，摹得壁画340幅。1943年至1957年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分别在兰州、成都、上海、重庆、印度、日本东京等地展出，引起轰动效应。

这次敦煌行也成为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，不但奠定了张大千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，也使得他的绘画技法得以上溯至宋元乃至隋唐的色彩与线条，亦成为日后他泼彩泼墨风格的开端。

开创“泼墨山水”

将近60岁时，旅居巴西的张大千在修建住处八德园时伤了眼睛，后更受眼疾之苦，一眼几近失明，无法再画细腻的笔墨线条。1957年，张大千赴巴黎举行个展，在那里他与毕加索见面，交谈绘画技法。

此后，他撷取了过去中国很少使用的半抽象泼墨技法，并或许参考了敦煌壁画以及西方绘画的技艺，将之应用到山水画上，开创出大量运用泼墨泼彩方式的“泼墨山水”风格。

张大千创作于1956年的《大千狂涂册》，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，笔墨豪迈简洁，率意淋漓。十余年后，张大千用泼墨泼彩技法创作了《山高水长》。这件作品不追求画面细节，而重视画面的整体感，笔墨苍润，画面薄而透明，近似水彩，既带有创意又不失传统，是张大千泼墨泼彩技巧的纯熟佳作。

最后的家：摩耶精舍

张大千在美国“环毕庵”住了不到六年，晚年定居台湾。1977年，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对面，建造“摩耶精舍”，作为人生的最后一站。

房屋建好后，张大千常在这里创作，他还常常邀请朋友过来聊天、喝茶、作画，然后品尝自己亲自研究确定的菜肴。

张大千之女张心声回忆，1981年她来台，经常到摩耶精舍看80岁的父亲“一边作画一边说笑话”。而到了晚上，母亲总准备好材料供父亲挥毫，一个晚上可以画十五六张。“他把毛笔蘸上水墨，手提起来就开始讲话。这时，朋友们很紧张地看着他，担心水墨落下来，会破坏画，但水墨从未落下。父亲还在讲话，他一笔画下，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”她说。

1983年4月2日，张大千在台北去世，家人将他安葬在摩耶精舍院内，墓旁矗立着写有“梅丘”二字的石碑，墓志铭记录了张大千80余年的人生足迹。遵照张大千的遗愿，其全部画作捐出，摩耶精舍也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后成立张大千纪念馆。

如今，张大千是艺术市场上作品拍卖价格极高的艺术家。在今年4月举行的香港苏富比2019春季拍卖会中，张大千的《伊吾闻瑞雪图》最终以1.63亿港元的高价成交。

长达六十多年的画龄，加上勤于创作，张大千的传世作品数量惊人。据统计，张大千一生共画了三万多张画。正如张大千在一段录音中所说：“我一生致力于艺术，就是画到死为止，从来不动改。我的生活习惯，我的志向，统统不改变。”